

# 「故鄉、異鄉、歸鄉」 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認同之旅 的心理傳記探查

論文發表人：成大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李貽峻

## 壹、前言<sup>1</sup>

黃崑巖教授（1933-2012）係成功大學醫學院——戰後第一所創設於綜合大學中的現代醫學院——的肇建者，黃崑巖教授在壯年時代（49-66歲）所擔負的這件任務，開創了一所強調人文精神底蘊的醫學院，也在當時日本及台大之醫學傳統仍環伺的臺灣醫界，提出了嶄新的醫學教育理念。當年促成成大醫學中心成立的因素眾多，而黃崑巖教授的人格特質與深層的心理脈絡，對成大醫學中心創立與發展過程所提供的動能，則是一個沒有被探究過的議題。本文以黃崑巖教授為傳主，採用心理傳記學取徑，從成人自我認同的角度再現與詮釋與其外在成就的關聯，並呼應其「成為良醫之前，先作成功的人」的關懷。而敘事詮釋主要聚焦於其1963年赴美留學至1999年自成大退休之間，在大量的文字影音及訪談資料中，選取了他在時間軸中的空間移動，作為反映其形塑心理認同場域，以「故鄉」、「異鄉」、「歸鄉」的轉換，交疊出一個立體的內心世界。

<sup>1</sup> 本文摘錄改寫自研討會發表，受限篇幅故刪減大量史料之引用。



## 貳、心理傳記取徑

心理傳記學旨在探索每個人是如何獨特的，或說人是如何逐漸變成與任何參照群體都不相同的獨特份子。心理傳記學家認為研究人類的獨特性極有價值，因為獨特性看似常態分布中的例外偏誤，卻只有這樣才能進入更深層次來理解個體，而不至於被群體性的概念抹殺了瞭解個體的可能。這樣的研究取徑仰賴高度的解釋能力，而解釋強調也要與所有得到的證據相一致，推理也要合乎邏輯與人們的常識性知識。

本文以人生週期之後半生作為傳記焦點，由作者協同兩位諮商心理師及一位社工師，共同蒐集整理黃崑巖教授的生命事件，閱讀其出版的15本書籍（包含其自傳與成大醫學中心回憶錄）、1982-2004年間超過4000封公私書函、109部演講錄影或與其相關的訪談紀實影片，並與同代的人進行交談，藉以審視他極富創造性的工作。透過觀察他的主觀知覺、發覺與研究問題意識的呼應、探究其生命中的重複模式與具有內在張力的片段，然後產生對於其獨特生命史的解釋力。

## 參、「鄉」的立體三部曲

### 一、故鄉，在何方？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黃崑巖生於臺灣新竹。臺灣是他理所當然的故鄉，但十二年的日文教育，令他一生都覺得自己中國文字的基礎並不紮實，日文是他直到晚年的家庭母語、童年回憶中的身分認同。戰後其國族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國民政府後社會令人失望不安，時局紛擾，若要能安身立命、找到存在的價值的事情，就是有優秀傑出的表現了，而競爭及追求卓越的信念，從就讀日本公學校起，就早早內化到年幼的心靈。這幼年所相信的信念、做出決定、及選擇的方向，成為一生努力實現的動力，如阿德勒理論所言，而這獨特的實現過程形成他一生獨特的「生活風格」。

形成黃崑巖生命中故鄉認同與一生生活風格的，是

中臺日之間的生活經驗與張力，一九六三年，已接受了十八年中國式教育的黃崑巖赴美留學，復於十九年後的一九八二年，又返回了故鄉建設成大醫學中心，但這個故鄉依舊是個「張力場」，只是如今的張力，從中日轉換為臺美。「一九八二年決定從美國回臺灣時，我擔心的事不少，其中一項，就是怕回來沒幾年，我的英文會逐漸退步。多年來在臺灣每遇想不起一個英文字，恐懼感就湧上心頭，似乎擔心的事已經成真了……」<sup>2</sup>「擔心英文退步」是一個令人訝異有趣又饒富深意的擔憂，這意味前半輩子在美國的努力與生存的成果受到損耗，因語言退步而流失掉在美國所內化的優勢文化，是令人擔心的。被臺灣的語言同化，正遠離了他所努力建立的成功認同。

### 二、異鄉，不在遠方！

他生長於二戰前後期、資源並不充足的臺灣，到美國後學習、生活、工作，接受美國文化的養成與洗鍊，歷經許多嘗試與經驗，美國是他找到自我認同的地方，也真正回應與實踐了他想作一個老師的渴望。在美國他經歷了自我潛能的發揮，至終養成自我認同，並也使他孕育出將富含人文氣息的醫學教育的理念。這些都不是故鄉臺灣在二戰前的日本殖民政權，與戰後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的社會環境，所能給予的養份。

十二年後（1994），黃崑巖表示自己與夫人對臺灣的社會越來越幻滅，且覺得自己像是異類：「正直和誠實地工作，在臺灣是非常孤單的。我相信我有很多創造力，但過去幾年中，我覺得我的功能走到了一個死胡同。這種感覺很恐怖，而正是這種感覺讓我十幾年前離開喬大來到這裡。此刻我需要找到一個緊急出口。」<sup>3</sup>那時的黃崑巖剛剛在成大的校長遴選中落敗，他自省此刻的心境彷彿與十二年前從異鄉美國回到故鄉臺灣時所帶的心情一樣，身在故鄉，卻依舊是個異鄉人。與其說他不接納自己的故鄉，毋寧說是反映了他內心對於「故鄉」與「異鄉」，有了更多層次的不同體會。



### 三、歸鄉，竟是異想

黃崑巖在1982年返國，肩負新臺幣七十億肇建成大醫學院責任的受邀歸鄉之路，對四十九歲正值壯年的黃崑巖是充滿誘惑與多年抱負得嘗的壯遊。然而，初期的黑名單問題，與後來一直困擾他的美國國籍，不斷衝撞著這位理想主義者對於故鄉的想像。事實上從黃崑巖的書籍或言論中，看見地理上的故鄉一直沒有成為他心裡的家鄉，當他帶著美式作風、富涵西方教養的理念、及對美感的堅持落腳臺南，並顯現在各個建設及管理的細節時，或許他也正一步步如人飲水地見識到了歸鄉的意義。

他曾親赴美國歐洲日本參訪著名大學醫學院，觀摩建築設計；到德國挑選磁磚，慎重其事的要求磁磚的品質；教室的對齊線、樓梯等高、柏油路的路緣石的整齊，設置如同美國軍醫大學的升旗台，以及規劃成杏聽、設置藝術品等，是臺灣當時水準所不及卻是他的基本的標準。「做事追求完美，是我的嗜好。……堅持完美只是良心的表現。」<sup>4</sup>

完美主義的他，自我要求嚴謹，承受的壓力及挫折感自然不少。在臺灣也經歷了很多難以認同的事情；日常生活裡臺灣的環境還有許多不及格、不夠修養的人事物，與美國的價值差距甚遠。1982.09.21踏上東渡歸鄉的征途，廿七年後的2009.11.17他再次西返歸鄉。2012.02.20辭世前，終究何處是他想望魂歸之原鄉？<sup>5</sup>

### 肆、生命旅者的風景

黃崑巖在他名符其實的家鄉裡，醞釀著唯有向異鄉前進，才有可能實踐內心深處的召喚。但他並不曉得自己所前去的異鄉，後來竟成了家鄉。更在他意料之外的，是1982年受邀貢獻鄉梓的衣錦還鄉，卻是人生中第二次踏上異鄉：在家鄉中成為了異鄉人。

若以「鄉」來作為生命認同的隱喻，那麼在「家鄉、異鄉、歸鄉」的視角下，其受邀返臺主持成醫，非僅是線性時間軸之下不同的地理位置，更是在其心理

位置上的交疊及衝突。黃教授在其名言” become a man”（成為一個人）的追尋中，展現了生動與複雜的心理脈絡，使成大醫學院的設立，不只是高等教育中的行政作為，更與肇建執事者之生命形成了有機且互為主體的關係，是一條踏上認同整合與平衡之路。

本文尚無暇處理黃崑巖明顯的理想主義、完美主義、利他主義、……等等重要的人格表徵，亦沒有探究其在身體極速惡化的最後二、三年間，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但黃崑巖在過世前五年所出版的回憶錄中，最後曾以「人一生的光應該像哪一群人照射才最有意義呢？」<sup>6</sup>的自問，在試圖統合自己人生的得失，並且似乎不喻自明地，滿意著自己成（為）了人，也成（全）了人。<sup>7</sup>

四十年後，人們仍在成醫，也在學習成人。

2 黃崑巖，《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頁62。

3 1994.05.26 黃崑巖寫信給一位來成大實習的美國年輕醫師 Joan LaRovere。

4 黃崑巖，《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頁89。

5 本研究未深入觸及1999-2009年間黃崑巖在臺灣的工作，因此無法直接推論其2009年因病返美，必然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歸鄉，故本段落暫以問號懸置。事實上，據其女兒描述黃崑巖返美是非常難捨的決定，啟程前一天還在已經因搬家打包而清空的淡水自宅，一一致電給他的故舊友人與同事。Susie Huang，〈Our dad, Kun-Yen Huang〉，李經維編，《黃崑巖教授追思紀念文集》（臺南，成功大學醫學院，2012）

6 黃崑巖，《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頁250。

7 2012.03.29在黃崑巖院長追思會中，賴其萬教授提到在黃崑巖生命的最後幾天，黃師母在電話中說：「他使我有了一個多采多姿的美好人生。」賴教授亦感言：「黃教授，您要知道，您燦爛的一生點亮了多少人的生命，多少人因為認識了你，而有了不一樣的人生！」賴其萬，〈遠瞻近窺黃教授〉，李經維編，《黃崑巖教授追思紀念文集》（臺南，成功大學醫學院，2012）。